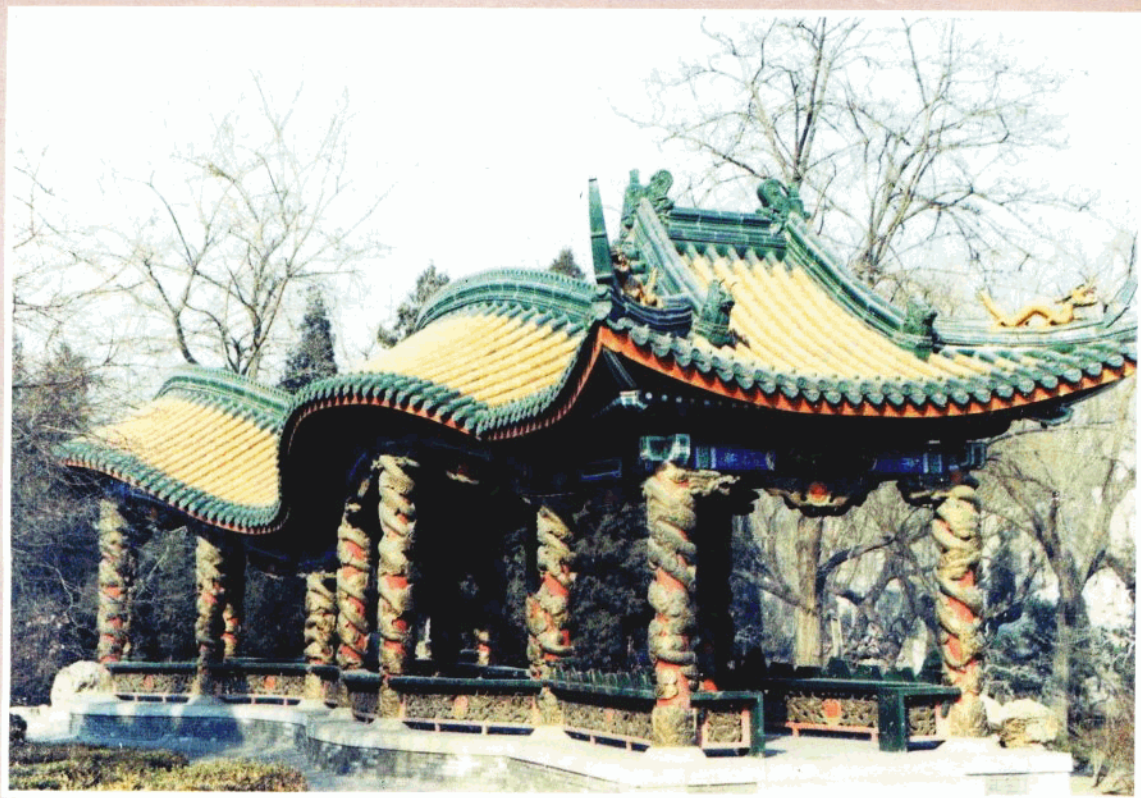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崇文区委员会



文史选刊

第十期

PDG

文史工作要帮助人们 正确认识历史

□ 王大明

人民政协所做的参政议政工作不能脱离国家的大局，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也是如此。这个大局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国家要稳定、祖国要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我们出版的文史资料要有利于这个大局。

这个大局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我们过去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很难为大局服务。文史资料不是摆在那儿的，而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挖掘出来。能不能挖掘出来，挖掘出来的是什麼样子，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都与人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如果人的思想不解放，不敢讲，很多东西就挖掘不出来。

当前，文史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向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征集，这正是小平同志重点总结的历史阶段，正是他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使人民富裕起来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所重点反思、总结的历史阶段。我们征集、研究这一段史料，如果离开小平同志的路线，很多问题是认识不清的。

我们这几十年走过的路是很坎坷、很曲折的，取得的经验也是很丰富的，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能用挖掘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史料来证明小平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证明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路线办，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这样，我们的文史工作就和国家的大局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了。

摘自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在华北五省市自治区政协第九次文史工作协作会上的讲话

卷首语

崇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主任: 王金钟

副主任: 宋演武 张以容 张 皎

康庆武 郭连成 崔小镇

委员: 王永斌 贝光生 李若曾

赵润田 谢能兴 潘治武

祁继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金钟

委员: 宋演武 康庆武 伊振兴

张 皎 李占荣

责任编辑: 李占荣 孟 立

刊头摄影: 赵书德

新春伊始,在一年工作开头起步之际,经过共同努力,《崇文文史选刊》第十期终于付印出版了。这首先要感谢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委员、撰写员,以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还要特别感谢市政协委员、曙光制药厂厂长刘友皋同志和区政协委员、崇文区物资局局长田耘同志。是他们的鼎力帮助,使我们这期选刊得以顺利出版。

李瑞环主席在去年召开的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使人们了解和掌握许多不太被人重视的史实。”本期刊出的30余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忆文章和涉及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稿件,大都是作者亲见、亲闻、亲历。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史实性。

我们衷心地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支持和参与文史资料工作,共同把这件益于今人、惠及后世的事情做得更好。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辑工作难免出现错误,发生疏漏,还请读者赐教指正。

目 录

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部分

我自仰天歌一曲,百年雪耻起炎黄.....	文 强 (1) >
目睹日寇烧杀我无辜平民惨景.....	刘少唐 (3) >
日伪时期北平城里的“爱护村”.....	陈德光 (4) >
刀下余生.....	邢韶瑛 (5) >
回忆抗战时期二三事.....	熊玮光 (6) >
苦难的百姓、士兵和华侨.....	殷 达 (8) >
难忘的往事.....	苏贞来 (10) >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沈信夫 (11) >

记武昌华中大学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殷 达 (12)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赵伯华 (13)
忆故乡沦陷十四年	康庆武 (13)
伪满兴安军校学生暴动	梁贵三 (14)
记第 111 师义勇宣传队	孙焕彩 (15)
为抗日烈士写碑文	陈家新 (18)
张作相和他的民族气节	许少华 (19)
回顾中国版画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汪刃锋 (20)
狂欢之夜	阎 仲 (23)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日子里	赵伯华 (24)
抗战时期日侨对北京物资的囤积情况	潘治武 (25)
昔日战痕今尚留	范一鸣 (26)

二、教育、卫生、体育部分

继承光荣传统，培育建设英才

——汇文中学校史小记	阎 仲 (27)
------------	------------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记崇文区第一所完全中学的诞生与成长	康庆武 (29)
忆孙敬修先生在汇文一小二三事	翟伯龙 (33)
一所私立小学的变迁	陈德光 (35)
校外教育三题	任秀星 (38)
北京市工读学校的创建	熊玮光 (40)
崇文区劳动人民业余学校始末	沈容享 (42)
崇文区中药行业历史概况	吴建如 (43)
前进中的北京市第四医院	张彦卿 (46)
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四十年	汤永淳 (50)
正骨绝技 享誉医林	

——记中医骨科专家崔萃贤	任长春 (53)
--------------	------------

清末民初北京回族名医

——记小楼丁外科丁庆三先生	王耀宗 李继昌 (55)
清末御医冯济卿	吉英林 王耀宗 (56)
眼科高手商振山	王耀宗 李继昌 (57)
崇文区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陆恩淳 (58)

我自仰天歌一曲，百年雪耻起炎黄

文 强

应崇文区政协文史委诸同志之嘱，于拙作中选出有关抗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之史诗数首，以飨读者，并乞斧正。

宿卢沟桥不眠夜

卢沟月夜闻乌鸣，	绕树三匝落又惊！
隐隐倭军何厉鬼，	堂堂国士誉干城。
戍楼南望旌旗壮，	刁斗东侵寇焰横。
把盏吟诗难入梦，	沧桑故国几时平！

八一三奉调上海参战

奉调南翔八月天，	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	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	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	华夏千秋定凯旋。

喜见袁国平于淞沪抗战前线

别久睽违已十年，	风霜雪雨梦难眠。
弹冠共庆祥和日，	屈指同仇荡寇天。
毋负同窗誓朝食，	终归杀敌奋争先。
依依惜别多珍重，	再见黄龙奏凯旋。

自上海撤退抵南通途中感赋

饮恨朝朝祇愧颜，	国恩铭记寸心间。
江沪浴血何功表，	倭寇侵袭已九寒！
我自南行求胜策，	谁将东指复关山。
思前虑后垂清泪，	不扫胡尘誓不还！

珍珠港事件，自港逃难至广东高平县，恰逢除夕，迎新感赋

一夜春风万户甦，	家家翘望复金瓯。
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解愁。
莫道乌云能蔽日，	好看红烛照高楼。
昆仑一脉传龙后，	紧握长缨报国仇。

西安闻日酋天皇裕仁哀求无条件投降喜极而吟

堂堂金鼓震西凉，	一夜秋风喜气扬！
倭寇倭酋皆援首，	愁言愁语尽扫光。
盈盈四海欢声溢，	跃跃九州祝捷忙！
我自仰天歌一曲，	百年雪耻起炎黄。

回忆1943年4月太行山日寇春季扫荡战役，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余部陷入重围，乃死战而突围，抵郑州黄河渡口作吊国殇一律

又是纵身沦绝域，	感怀涕泪满衣裳。
非为生死关天命，	但惜忠贤吊国殇！
四面楚歌愁愈结，	连宵锋镝苦奔忙！
云山惆怅悲南渡，	牛斗星高照远乡！

祁门历口镇部队整训，召开盛大军民联欢会。我部总指挥俞作柏老将军谓主席台上缺横匾及对联，余领命援笔立就，老将军连连称好

横匾	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
对联	整武溯中兴	一扫敌氛清宇宙
	复仇坚大志	最终胜利属吾侪

目睹日寇烧杀我无辜平民惨景

刘步唐

1937年，芦沟桥事变暴发，我二十九军奋死抵抗。无奈蒋政权一味采取不抵抗主义，保存自己嫡系势力，对地方军一概不予支持。而日军侵华阴谋日蓄已久，又仗其武器优势，致使我军节节败退，日寇铁蹄从铁路线长驱直入，由占领县城向村镇铺开，肆意烧杀抢掠。

我们村原属河北省蠡县，因距离县城比较远，土改后归属高阳县。1938年旧历正月二十七日，这天是我村集日，正当农民饭后出来赶集，日军从高阳出发，步兵和坦克并进奔我村杀来。我村原驻二十师，师长段世曾的师部驻在大街的一家商号内，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日军进村时，村民与赶集人就奔东南方的独龙河大堤跑。当时驻军师部押着高阳日军派出的汉奸，叫段辰，趁混乱之机逃脱了。

日军是从西北进村的，他们采取兜抄奔村东南，一见前面有大堤就开枪扫射，没跑到大堤的人，当时就被机枪打死七十多口，伤数十人。日军没敢往大堤追就撤走了。这天我妻子和小女一早被接到娘家去了。我背着老妈奔东北方向淌着冰冷的河水过了河，幸免于难。

第二天清早日军又来了，听说是由那个逃脱的汉奸带来的。日军一进村就挨门放火，他们点火到了一个一贯道道堂内，里面的人以为日本人信佛，头一天跑到这里躲避时就没受到伤害，以为这里可保无事。没想到日军把这伙人赶到一个煤油公司的大院内，先往每人身上泼油，然后点火烧人，被烧的一共28人。只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叫王振军攀墙逃跑，日军用刺刀挑刺，他借着那股劲窜出去，一口气跑到大堤上就跑不动了。以后被人抬到外村治养了半年多才保住性命，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烧死。

另外，挨门点火的日军，遇见人就用刺刀挑，到处都是死尸。我西邻的李连壁当时就被捅死，李满屯当时没死，但过两天也死了。头天逃出去的人这时多数还没回来，不然除被烧死的以外，死人会更多。房屋被烧得可惨了！我们村是个镇子，商业户几十家，除主营布线外都兼营粮食，每年秋收后收购到第二年春天，才经河运卖到天津。这时刚收粮，日军把所存的粮食和布、线全部烧掉了。估计烧房几千间，所有的商户全被烧光，居民房也很少幸免。我与舅舅共住的五间房就烧毁了两间，没来得及带出的被褥也被烧毁。北房的窗户被戳了一个洞。我当天没在家睡，又一次幸免遭难。待到傍晚我从外村回来，没进村很远就闻到烧死人和粮食的焦臭气味，非常难闻。进村到大街上，就看到被杀死的人了。大多数被塌房砸死的人，已看不到整尸。院中躺着的三具尸体，实在惨不忍睹。

抗战八年，为国捐躯，洒血沙场的战士不下百万；壮烈殉国将领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战死疆场。我村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被日军打死烧死100多人，这只不过是日军侵华八年中一次小小的屠杀。如果把八年中日军对我国同胞烧杀，包括“五一”大扫荡等都统计在内，不止几百万人。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国家与人民遭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儿女，无辜惨死多少平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谁能忘记？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后代牢记这个苦难，让子孙后代懂得是谁领导和组织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自然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日伪时期北平城里的“爱护村”

陈 德 光

旧时，北京火车站在正阳门，这里是京津、京沈、京汉等铁路客车的始发站，列车往返出入北京要绕行市内东南半个城圈，经东便门站折而往南，过高氏义园、火桥、长青园出南豁口。这段铁路长约六七里，沿线两旁荒林丛生，间杂有农田、苇塘、墓地，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北平沦陷期间，这段铁路屡遭破坏：道钉被拔、枕木被拆毁、电线杆被锯倒，电线被割断……日寇调动兵员、运输给养的军用列车因无法正常运行，使得日伪统治当局惶恐不安。日伪遂在这段铁路沿线建立了“爱护村”（时间大概是1941年秋），用以防范抗日人员以及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段铁路的破坏。

“爱护村”由东便门火车站日伪警务段委任村长一名，班长四五名，另任干事一人，负责联络事宜。每班各配备村丁十数人，强迫在附近居住的青壮年充当，义务轮流值勤，不准误工旷职。各班被指定责任路段里许长，互相衔接。每天由班长带领班内村丁日夜在路段上站岗巡查，发现铁路线上有障碍物或其他险情要及时处理并上报；遇有破坏铁路设施的“嫌疑犯”，必须抓获审讯，或解往东便门火车站交日伪警务段严刑逼供。

“爱护村”的村长、班长都是当地地主豪绅者流，他们多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之人，戴上印有“村长”、“班长”字样的袖章领班值勤，忘乎所以，洋洋自得。由于村丁是被强迫拉来的民伕，谁也不肯甘心为敌人效劳；他们出勤要耽误自己的营生，所以无不敷衍了事；听到铁路前方有异常动静就避开绕行巡查；见到有电线杆歪倒或电线耷拉下来则装作没看见；甚则利用值勤之便暗做手脚，以解心头对日伪的忿恨，到头来值勤交班总是报巡查“平安无事”。

村丁昼夜值班时对发生的非破坏性事件，更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态度放任不管。当时生活在日伪蹂躏下的苦难市民为求生计，有的就结帮伙凑资本，往返于京汉线上跑买卖搞贩运。这些人时有因带货过多、伪装不严唯恐到前门站下车时被查获，就在列车徐徐进南豁口快到东便门站这段铁路线上抛货跳车，沿线另有同伴接应。村丁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多“网开一面”给予通融。

1943年后，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节节受阻，日伪在北平的反动统治更加残酷，他们屡次发起臭名远扬的“治安强化运动”。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铁路线上发生破坏事件越发频繁起来，如，数以百米计的铜电线被割走，“爱护村”派人转遍城东南及周边各村镇追查，毫无结果。为此，日伪通过“爱护村”实行了更加严厉的防范措施：

一是砍伐这段铁路附近的参天树木，以防树端枝叶中有人隐藏。大树是先“号”后伐，被号中的大树要先在树干上刮去尺许长树皮，用墨笔编写号码，然后让村丁将树锯倒，削去枝叶，运走树干。被伐走的参天大树都有本主，但主人得不到分文补偿；眼睁睁看着祖

（下转5页）

刀下余生

邢韶瑛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做。虽然那时我的年龄还小，但却深深地埋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和恨。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毒辣手段，是惨无人道的。单说他们配给中国人的那种发了霉的混合面，吃得大人小孩跑肚拉稀，呕吐发烧。日本鬼子管这种病叫“霍痢拉”。如一条胡同里有一个拉肚子的，就在这条胡同口横拦一条绳子，不许人出进，并立即将患者拉到郊外活活烧死。有一天，我们胡同里就拉走了好几个小孩。他们的爹娘哭得死去活来。日本鬼子却置之不理，强行拉到郊外给烧了。记得当时我也闹肚子，我妈吓得不敢让我上街去厕所，就求助家住三河县的一位老人，把我送到乡下躲避。那天，我乘坐敞棚大汽车，车上满装着大小包袱，还有好多人。当汽车行至城门前，日本兵手持带刺刀的大枪叫喊汽车停下，让医务人员给每个人注射“消毒针”。据说打上那种针要发烧三天，大人能忍，可小孩子发烧会引出别的病来。那位三河县老人，我称她为姥姥。老人决定不叫我挨那一针之痛，就用车上的大包袱把我埋起来。车上的人下车前再三地嘱咐我，日本兵上车检查时千万不要出声。我听话地趴在那些大包袱下面，一动也不敢动。谁知日本鬼子真的上车来检查了。鬼子的大皮靴在包袱上踩来踩去，从我身上踩过。我屏住气，强忍受着那些野兽的踩压，还听到鬼子用刺刀在我身边乱扎的声音。鬼子下车后，汽车开出城门停下来，等候那些打针的人们。这时我松了口气，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久，打针的人们陆续回来上了车。老人们看到日本鬼子在车上用刺刀到处乱扎，都担心我已被扎伤或扎死了。姥姥上车后急切地扒开压在我身上的那些大包袱，见我还活着，而且还安然熟睡，老人们都泪流满面地庆幸：“这孩子命真大呀！”

(接4页)

一辈、父一辈养成的大树被掠走，无不伤心唾骂。

二是不准在沿线两旁的农田里种高粱、玉米等高杆庄稼，以防有人藏身庄稼地里待机行事。此举遭到当地农户的深恶痛绝，因为不准种高杆庄稼不仅使农户少收了粮食品种，也断了农户赖以烧饭取暖的秸秆柴禾的来源。

三是勒令附近的住户在各自住房周围张贴，或用石灰水在墙上涂写“保护铁路”、“强化治安”、“大东亚共存共荣”等标语，大搞反动舆论宣传。

四是勒令当地农户在地边、房前屋后空隙地上点种蓖麻，秋后将籽粒打净上缴，供日寇充作军用油料。这实际是一种额外的勒索和巧取豪夺。

五是新年前后在东便门火车站召开“爱护村联谊会”，以分赠糖果点心收买人心，企图让村丁继续为日伪护路效劳不辍。然而，出席者寥寥；尽管村长、班长来捧场，会开得十分扫兴，只能草草收场。

“爱护村”的这些措施虽然变本加厉，却难以杜绝这段铁路线上的事端。“爱护村”声名狼藉，当地农户居民无不唾骂。1945年秋随着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爱护村”亦寿终正寝。

回忆抗战时期二三事

熊 玮 光

抗战期间的往事已近六十年了，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七七事变，流亡四川

七七事变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后果。当时，蒋军撤出华北，只留原西北军宋哲元、张自忠等部，是想借日本之刀，消灭异己。宋张部队在孤军苦战、后援断绝的情况下，无法抗击日军的地空联合进犯，于是平津地区相继沦陷。

我家当年住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距宣武门不远。宋哲元部在芦沟桥一带和日军苦战的枪炮声是听得到的。我父亲当时系西北军高层人物，在日军逼近平津前，已偕母亲和姊、弟去上海，只留我和舅舅、表弟留守整理。九月份，日军已进城，但只在大街上巡逻。我当时是山东大学生物系学生，学校在青岛。既然父母已南去，北平亦非我久留之地。恰好孙国樑的姑母是山东维县人，要回山东；再有我姊姊同学的妹妹姓王，青州人，也要回山东。于是，我们三人临时以一个家庭的名义同去山东。一到前门火车站（现前门铁路电影院处），就看到进口处有两排日本兵，端着刺刀对站着，进站的人们必须在刺刀下通过。站门口放个大桌子，上面站着日本军官，冷眼横扫行人，看哪个不顺眼，就怪叫一声，命士兵把他揪出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血往上涌，心中叹道：这就是亡国奴啊！这时，在我前面低头走着的王妹妹突然被一名日本兵抓住头发，硬扭着仰起头，仔细察看……还好，没被揪出去。三人总算过了关，大家上车后，对坐无言。车行中，不时有日本兵来回巡视。车到廊房，停车时，日军突然从前面车厢里揪出一个穿灰大褂的年轻人，连推带打，拉到站台。青年稍显出不服的神色，就被后面日军猛刺一刀，前面日军又当胸一刀，青年人血涌满地，惨死在站台上。我热血填胸，孙妈妈眼盯着我，狠抓住我的手，王妹妹在无声地流泪。这就是悲惨、屈辱的亡国奴的处境！没有祖国，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当时战局的发展，我们只能在天津下车，再乘轮船去青岛。经过不少麻烦，总算上了船，从渤海湾到了胶州湾。当时青岛还没有日本兵，我把孙妈妈、王妹妹送到家后，就去山东大学报到。这时学校已迁往汉口，留守人员发给我一个“流亡学生证”，说可以自己去学校凭此证，找途经的省、县教育厅、局，每月领九元钱的“贷金”，维持最低生活。当时国民党兵每月领八元。所以，我们这些流亡学生自称“丘九”。我和四位同学结伴同行，经安庆，到芜湖。一天夜里，在江边求助于山东籍的军人，爬上了往汉口撤退的运兵船，总算到了汉口，找到山东大学办事处。不久，汉口吃紧，山大和中央大学合并，迁往重庆沙坪坝。我们这批不幸而又庆幸的青年学生，凭这每月九元的“贷金”，读完了大学。或许我们的学业不及太平时期学生学得扎实，但抗日战争的经历，使我们懂得了太平时期人们难以理解的一切，特别是深切懂得了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人民幸福的道理，从而更增加了对祖国山河大地的依恋和热爱。

重庆大轰炸

日军侵占武汉、湖南之后直逼四川。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设在重庆，是日军必攻之地。但四川四面环山，形势险要，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施展，只能以空军进扰。日机从汉口起飞，逆江而上，很容易找到重庆，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四周布满高射炮群，还有不少战斗机严阵以待，所以日军多半采取夜袭。

记得那是一次损失最为惨重的轰炸。

当时，我在重庆某银行工作，住在嘉陵江北岸，面对市内的江北区。某晚，警报声起，我披衣从后门往后山跑，和弟弟一起躲在一个坟道里。重庆人为了防水，在坟的周围用石头砌个大圆圈，坟、圈之间留有可走一人的小道。我们二人各自躺在一个坟道里，脸朝天，听动静。我心想：炸弹或机关枪打不着就算捡条命，打上那就全完。说时迟，那时快，随着狂风怒吼般的声音，铺天盖地的敌机群已飞到头上。此时，远近的高射炮响了，敌人战斗机的机枪也往下扫射，子弹在空中吱吱作响，敌机的重磅炸弹如雨点般向重庆地区倾泻下来，地动山摇，土石横飞。忽然，我眼前一阵黑，飞来一堆土，把我埋上，但身上没觉得太痛。炮声已断，敌机飞走。我动一动，看来没被炸着；叫弟弟，他也活着。夜幕下，向市区望去，但见火光冲天，照红江面。第二天到重庆市内看看，只见房倒楼塌，余火未尽。小十字（重庆最繁华街道中心）中间交通警岗台上，残存着几条警服布屑，一片血水，警察被炸碎了！附近半倒的电线杆上，挂着半条女人腿，丝袜还吊着。

中国人绝不会忘掉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像，它激起了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这仇恨又化作民族复兴的动力！

怀念冯玉祥将军

冯先生（西北军的人都不称他官职，只叫先生。这是他的要求，符合他虽为上将，仍是普通一兵的思路）从苏联回国，我随父亲（曾任西北军秘书长）前往山东泰安普照寺去看他。当时，我还是个高中学生。只见他个子高大，雄壮威武。他是安徽巢县人，却说一口保定话。先生衣着普通，待人诚恳，饮食俭朴，不像个大官。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起锻炼身体，做单杠引体向上，还叫我一起锻炼。午休后，看书或写毛笔字。他曾给我讲过高尔基的故事。说高尔基童年很苦，但勤奋好学，善于仔细观察事物，所以能写出好文章，对人类有大贡献。先生教育我说：“青年人穷一些，苦一些，比富一些甜一些好，穷苦能鼓励人奋斗，穷苦能叫人多懂事。凡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大多是受过苦的人。”对先生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我至今牢记不忘。

他所带领的西北军里，在抗日战争中曾出过吉星文、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等捐躯抗敌的英烈。这与冯先生平时爱国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今天晚上脱下来的鞋，明天是否能穿上，不敢说！”表明他在抗战斗争中随时准备牺牲的高度爱国精神。

在重庆，他的寓所叫“抗倭楼”（倭即指日本军），并于1943年8月写过岳飞的《满江红》词，以律己励人。

先生墨迹，现仍挂我居室，藉以怀旧砥今。

苦难的百姓、士兵和华侨

——1942年滇西纪实

殷达

1942年初，云南国境线上的畹町被日军攻陷。不出数日，遮放、芒市、龙陵相继失守。敌军气焰嚣张，乘胜直抵怒江西岸惠通桥头，才被怒江深谷天险所阻。

5月4日，大批敌机疯狂轰炸怒江东岸的保山，一日之间，把个保山全城夷为焦土。城中90%民房被炸毁，毫无准备的老百姓，死伤数万。血肉横飞，尸弃遍地。

苦命的保山老百姓，祸不单行。敌机大轰炸的当晚，驻扎在保山城外，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龙奎亘所带领的滇军“息烽旅”，趁乱开进城来，将幸存的钱庄商号抢劫一空，又将各处死伤者身上的金银财物全部掠走，甚至还有乘势奸淫妇女的。敌机狂炸，兵匪抢劫这种空前惨局，使得吓破胆的保山未死的老百姓，纷纷连夜逃入深山，不敢越出一步。这座原来人口逾10万，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的西南边关重镇，一天一夜，顿成一座遍地焦土和血肉的死城。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开进城几里，也不见一人。没有水喝，买不到蔬菜。

大轰炸后，由于5月的天气炎热，死尸腐烂，无人掩埋，野狗乱窜，霍乱流行。瘟疫随着人流四处扩散，立即延及云南全省，远达四川、贵州、广西各省。

我在1943年3月，曾自大理沿洱海北行，到达邓川、洱源等县。沿途见村民及城中住户，几乎无不是在门上张贴着蓝纸白字（或黑字）的守丧春联。居民告诉我，这都是因头一年里霍乱肆虐，家家死人。有的甚至一家人全死了，没有亲人出来掩埋尸体。瘟疫这样猖狂，无医无药，也没有人管。大家只是哭着等死。后来到底是怎样才遏制住这可怕的霍乱呢？据居民说，是有人偶然将大蒜掏空，塞进鸦片，嚼碎吞服，竟然有效了。鸦片在滇西是家家都不缺的，于是群起仿效。残酷的日本侵略战争，最直接遭罪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战时的老百姓苦，抗战的士兵也非常苦。1942年8月，我曾到大理驻军的兵营里见到士兵的苦况。他们的伙食真是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粗糙的米饭里有稗子、砂子、虫子、石子、泥土……真是无所不有。也没见到菜，只见一大桶菜汤。就这样根本没有营养的饭，他们也吃不饱。开饭前，饿极了的兵们，早早就准备抢饭。一大木桶饭抬来，还不及放落地，兵们就一拥而上，纷纷装满手中的盆碗，有的撩起军衣的前幅，有的摘下帽子，接着抢装，抢不着饭勺的，用手抓。一桶饭不到几分钟，就被盛刮个精光，他们真是饿呀！细看他们用来抢饭的衣帽，都污垢皱巴。他们也在所不顾。

令我很奇怪的是，兵士们的大小便都是按规定时间集体解决。下午一点多钟，只见漫山遍野的兵们，蹲在地上，挣扎着解大便。因为吃不到什么油水，很不便利。那一副困难的状况，叫人看了，也和看他们抢饭吃时一样的难过。

8月是滇西的雨季，是著名的恶劣天气。瘴病时疫也传染到兵营，兵士们病倒的极多。当时日军被挡在怒江西岸。双方对峙，都在运筹谋划，寻找时机。我军正在紧张策划突破，设计反攻，收复失地。前线暂无战事，兵营里一时没有伤兵，病兵却不少，呻吟床头，也是医

药不足。兵们不但没有蚊帐，连长腿裤也没有。他们行军打仗，都是穿草鞋。此时兵营里，只见都是光脚板。他们纷纷央告我代为呼吁，他们并不奢望有蚊帐，只求有一条长腿裤，掩避蚊虫。就是这样饥饿、光腿、赤脚的兵，要负起戍守斥候、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重大、神圣的职责。

我将所见，写稿寄回昆明《中央日报》。待见报时，“息烽旅”打劫，和士兵抢饭吃的两段，被删去了。

自仰光、腊戍先后失陷，旅居缅甸的华侨，不少被日军惨杀。华侨在缅甸，原与缅甸人长期相处，胞波情深。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猛侵占东南亚各国。因东南亚大都是英、法、荷兰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打着“大东亚共荣”，帮助他们独立解放的幌子，东南亚各地人民一时不免蒙受欺骗，信以为真，认敌为友。直到他们亲身体会到日军的暴政统治，更有甚于老牌帝国主义，才识破日军谎言，纷纷起来反抗，驱赶日军。

缅甸人就是这样。缅甸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日军仰光登陆，那里已有的英国军队抵挡不住。中国为了保卫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中印公路的修建，和西南国境的保卫，派出了远征军，进入缅甸打日军。缅甸人既已误认日军为友，中国军队入缅反攻日军，他们便敌视中国人。日军残杀华侨，缅甸人也对华侨反友为敌，不但不帮华侨，甚至还帮倒忙。因此，在缅甸的华侨被日军残杀，无处躲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抛弃多年辛苦积下的家业，悻悻惶惶向祖国逃奔，向遥远的家乡迁徙。扶老携幼，交通险阻，一路上历尽苦难。

1942年夏初，昆明街上忽然到处都有华侨摆地摊。地摊上穿的用的吃的都有，花花绿绿，琳琅满目，要价非常便宜。这现象曾使昆明人一时错觉，认为归来的华侨很有钱。其实这些华侨虽已回到祖国，但在昆明仍举目无亲。因为他们大都是祖籍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的人氏，家乡还很遥远，途中还要经过战地、沦陷地区、交通险阻，前途还很渺茫。他们变卖所携带的物品，只是为了要吃饭和路费。

能到昆明摆地摊的华侨，算是走得早，很幸运的。我在滇缅路上所见沿途流浪的华侨，才真是惨不忍睹。他们扶老携幼，浑身破破烂烂，蓬头垢面，有的拄着棍颤颤跛跛，有的坐在路旁，哭喊着向路人乞讨，也有躺在路旁，已不知是死是活。这些都是已经沿途乞食了几个月，既无法行进，也无处落脚的华侨。滇缅路上各种汽车、兽力车、人力车，充斥阻塞，都难得有他们搭乘的机会。车上人吃剩的饭菜，都被他们讨去吃了。车停下来，便会有伸手讨钱吃饭的。也有乘机往车上挤想搭车而被车上人呵斥不许的。我搭乘的大卡车经过楚雄时，有四个华侨不知不觉地挤上来了。车行不远，他们就向车上人讨钱。他们说，逃出腊戍时，还带着孩子，因为没有奶吃了，孩子饿得只剩一口气，没办法，只好丢在路上了。说时哭得很惨。据他们说，逃出来的华侨，有不少因为实在拖不住了，只得忍痛将孩子卖掉，或是弃在路上。这种惨绝人寰的故事，使车上的人无不叹息，有的还落了泪。于是，全车人凑集了240元钱分送他们四个，并把他们带到了昆明。

难忘的往事

苏贞来

日本入侵祖国，侨胞们掀起了爱国浪潮。侨领陈嘉庚发起筹赈会，各地均起响应。我所在的马来亚森美兰州波德申中华学校的教师们也掀起了捐献薪金一半给筹赈会的运动。学生、小贩的义卖活动更是热烈，有觉悟的资本家也不甘落后，捐出了大笔钱财，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当祖国从北到南各省逐渐沦陷的消息传来时，千万侨胞愤怒的咒骂、哭泣声在马来亚上空振荡。接着日军继续南侵的消息见报后，大家在愤恨的气氛中仓促存粮，准备往山巴暂避。在阴风惨云笼罩下，大家都寄希望于英国海军及驻军，常聚在树下、海滨、咖啡店中倾听政府广播。当播音机中传来“臣民们要镇定，皇家已派了‘威尔士太子号’和另一艘巡洋舰赴新加坡港护卫……”时，大家紧张的神经放松了，都以为有了“太子号”守卫新加坡，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当侨胞的忧心尚未尽情舒展时，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噩耗传来了。三支日本侵略军从泰国进攻马来半岛，仓皇应战的英国军队节节败退。大家以为铜墙铁壁的“太子号”巡洋舰刚驶入马六甲海峡途中，就被日本三菱式鱼雷轰炸机击沉。接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半岛北部泰国边境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有人准备往山巴逃，有人打算往南逃，希望英、澳军能阻挡日军前进。这时我叔父一家已迁往外埠，我真正成了海外孤儿，无依无靠，只好跟随当地华侨往南向新加坡方向逃难。先逃到马六甲，继而逃到麻坡埠大巴叫“沙呢”的原始森林中。当地侨领将一片原始森林砍倒烧毁后种上木薯，建立了细壳米工厂，大家以为可以暂避一避了，粮食不足时可以吃木薯充饥，这里成为世外桃源，不知外界情况。一天中午，空战在我们工厂上空打响，只听轰隆一声，一机燃烧爆炸，机上有一人降伞而下。跳伞的是敌人的机要人员。他降到地面时将早准备好的割胶工人常穿的蓝布褂子穿上，找到了割胶工人带路，向木薯厂方向走来。接着数卡车日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木薯厂，随后向森林深处开去，寻找跳伞人员。到日暮时，将侨领郑文炳父子带回日军在麻坡驻地，要他交纳“奉纳金”。日本嫌郑交钱太少，大发雷霆，将郑父子拘留。这时我们的避难地点已被日军占领，不可久留，但又苦于无处可去，只得同一批妇孺结队，带些干粮，向原始森林的深处进发。大家不顾猛兽和毒蛇的袭击，急急向山林深处逃避，到天色将暗才往回走。因为日军每天进山呼喊跳伞人员的名字，搜集坠机残骸，到天黑时撤走，第二天再来骚扰。

这时，日军不仅扣留郑家父子，又陆续叫郑次子及女婿到麻坡谈话，郑家只剩下妇女儿童。晚上，当郑家妇幼在微弱的灯光下祈祷时，由轻微的祈祷声转到抽噎，继之是号啕大哭，凄惨情境催人泪下！民族恨、亲人仇，充满每个人的胸膛。而第二天早晨又得跋涉逃入深山。如此生活了一周，日军搜得劲头刚刚减弱，离我们居处十多英里处的十字路口，日军以检查行人身份为藉口，勒令不顺眼的年轻人站在黑旗一边，其他人站在红旗一边，随后将站在黑旗下的人全部枪杀。法西斯日军视人民生命如草芥！

郑家父子女婿被拘留一直没回来，日军余怒未消，第三次再来要郑文炳孙子及其他女婿

去谈话。郑家人知道凶多吉少，遂全家分散逃到他方。后来据郑家人说，郑文炳长子郑明月及其它侨胞被日军用卡车载到海边，用机枪扫射，沙滩上躺满侨胞尸体。但郑明月没中弹，只是晕了过去，等苏醒过来时，听到身旁有一人未死发出哼哼声，正在往回走的日军听见又回头用刺刀向呻吟的躯体扎了数刀，顺手往郑的腿上扎了一刀后扬长而去。郑等日本刽子手走远后才爬起来，找到割胶工人的小屋，求其收留，并请他通知家属。郑妻得知后接走郑明月。始知日军残暴屠杀侨胞的经过。不幸的是郑妻不懂医道，见郑体弱无力，买了只母鸡燉熟让郑吃，加上山巴无医缺药，导致郑明月伤处溃烂而死。

大家见木薯厂已不能久留，便纷纷各奔他处逃生，我也随一家侨胞逃到麻坡附近小村芽旺避难，以种蕃薯、木薯、旱稻、捡野菜度日。到战乱稍为稳定时，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得知亲友们被杀害的不计其数。新加坡只一百多万人口，就被日军检证去达十万人。

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回忆往事，满怀悲愤、感慨很多。择其要者，谨记于此，此资纪念。我回国已四十多年，过着稳定的生活，倍感祖国的亲切和温暖。愿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消灭战争、消灭法西斯的统治；更望祖国富强和统一，使离散数十年的亲人能团聚。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沈 信 夫

血雨腥风五十春， 白头和泪话前尘。
东邻豕突千夫旅， 北国鸿哀百劫轮。
攘外何如亲外切， 救亡却是待亡真。
挹江门近长江水， 难洗横尸卅万民。

注：挹江门外即下关长江码头，为日寇集中扫射处

霍霍磨刀敌后驰， 任他狼虎慑王师。
百团征伐惩强寇， 千里江山树大旗。
残酷三光哀扫荡， 悲凉全族逼分离。
今看玉帛彬彬礼， 多少姬翁哭幼儿。

注：日寇扫荡用抢光、杀光、烧光三光政策

记武昌华中大学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殷 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我正在武昌华中大学读书。国难当头，激发了每个人对敌人侵略压迫的仇恨。大家都在谈论“现在，我们能作些什么？要怎样作准备？”

学校公布政府的决定：大一、大二的男生集中军训，同级女生增学护士。听到这个决定，有的男生不等集中，就把头剃光了。女生设了“急救”课，每周四晚上由学过护士的舍监约翰逊小姐用英语讲授，我们笔记，实习则互相包扎，教、学都很认真，考试非常严格。但我们仍羡慕男生能真枪实弹地训练，学到杀敌本领。於是女生体育改学射箭，我们大多能射中靶心。校园里多是三五成群、跑步锻炼的人。我们有十几个男女同学，跑出了校门，跑上了蛇山，身体好的再跑回校。这样锻炼，是准备有朝一日要和鬼子拼打。

每晚大教室里都有各种学习。物理系同学教大家拍电报，课后归途一片“嘀、嘀、嗒——”。有的学世界语。最热烈的是学救亡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悲壮激昂的歌声响遍校园。有一晚请来冼星海教歌，群情激奋，直唱到就寝钟响。

有人拿来一批已剪裁好的慰劳前方将士的棉背心材料，要女同学缝制。大家一拥就分光。连夜飞针走线，细细密密。灰布面、白布里，新棉花絮得又匀又软，自己穿着也觉舒适。以后又缝了好几批。我自己穿上照了一像，至今保存。

许多名人被请来学校演讲、座谈。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的形象。她穿一套黑布棉袄裤，黑布鞋，黑红黑红的脸，简直像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没一点所谓“太太”的样子。再就是董必武在大礼拜堂演讲，座无虚席，两侧过道直到门外，都挤满了人，窗户很高，也有人爬上去了。

敌机来夜袭，我机迎击，仗就在我们头顶上打。只见枪火四迸，甚至隐隐可听见枪声，我们根本不怕，恨不得帮上两把，只盼着敌机冒着烟窜堕。空袭多了，学校在操场上挖了由物理系设计的简易防空壕，一人多高，一米来宽，里面用树干支撑，顶上覆盖着树棍、干草、泥土，每延伸十几米就拐个弯，各端都有出口。这种防空壕只要不命中炸弹，可保安全。学校规定，紧急警报拉响，全校人人入壕，每个出口由两名男生持锹把守，女生不许在门口。我因贪看飞机打仗，总是紧挨着把门的男生，不愿深入。

有一天，我还没见上空有飞机，只觉一股强风猛然向我紧压而来。我急掉头，只听见“轰”地一声。再回头看时，操场西南角上教务长的房子被炸去一角，尘烟喷起。我忽然发现距我尺把远的地面，有一块直径约10厘米，厚约一厘米，黄澄澄的园东西，附身拾时，炽热烫手，大家传观，都说这就是刚才那颗炸弹上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挨炸。以前只听见这里那里被炸得血肉横飞，缺臂断腿，惨不忍闻，这次终于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没害怕，只是更恨侵略者。

继南京失陷后，战事日益紧迫，伤兵源源不断，一时疏运不开。徐家棚车站及铁路沿途

搭起了临时的伤兵转运站，停下来的伤兵，需人给换药包扎。我们闻讯，深庆自己所学的“急救”有用了。纷纷相约，谁逢上没有课的半天就主动去。男同学从火车上把伤兵抬下来。伤兵都躺在席棚里的床板上，一片伤痛呻吟。我们女同学将他们的伤口打开来，只见脓血粘稠，蛆虫滚滚。我们用温开水将伤口洗净，敷药包扎。有的伤兵不能吃饭，我们就给喂饭。站里预备的是面条。我曾给一位下巴完全没有了，上颚却完好的伤兵喂面条，他怎么也吃不下去，我喂了半天也没喂进一根面条。他很饿，多想吃呵！最后，我将面条夹得碎碎的，多加些汤，一点点往他喉中倒送，吃下去了！他的眼睛笑了，我的泪水却刷刷地再也忍不住了。我们平常爱干净，讲卫生，面对着这些为抗击鬼子侵略而伤残到如此痛苦地步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怕，只是揣着恨、含着泪，尽快地做好各种工作，但愿他们能尽快地转到医院去。

战争发展到鄂东来了，学校准备南迁，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我们就在桂林开学了。有位男同学刘世铨留在武汉打游击。当时常一起活动的女同学，至今还能记得的，有黄杰、周子贞。但不知她们现在哪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赵伯华

卢沟深夜起烽烟，	日寇侵华箭出弦。
东北鲸吞如聩哑，	中原践踏岂安然。
游击战术牵顽虏，	地道挥戈挫敌坚。
万恶倭奴终俯首，	播云拂雾赞晴天。

忆故乡沦陷十四年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康庆武

闹市闲居忆童年，	凄风如晦雨如磐。
寒凝黑水寒彻骨，	雾笼白山雾遮颜。
掳掠声中称“王道”，	存亡线上话“乐园”①。
白头未忘亡国恨，	浪者兀参武士坛②。

①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竟厚颜声称，要在那里建设“王道乐土”。

②“浪者”即“浪人”喻日本极右势力。日本战败已五十年，他们仍不承认其侵略罪行。